

致謝辭

以往總聽人說，寫論文是多麼辛苦的一件事，待自己親身經歷，才發現這是一種沒有親領身受的人無法體會、而經歷過的人又無法精準描述的滋味。

一本論文的完成，是從無到有的生產，的確很難單靠自己的力量撐過來。能有今天的成果，我首先要感謝我的恩師陳芳明教授，他是我衷心敬仰的知識份子典範，不僅啓迪了我的智識與眼界，循循善誘我這隻青蛙脫離小小水井，並包容我任性而固執的抉擇，讓我實現自己進研究所以來的夢想：探討原住民文學。再者，在論文書寫的過程中，與瓦歷斯、孫大川與謝世忠老師的討論，也給了我不同面向的啓發，他們真誠的建議與學者的風範，讓我得以卸下後生小輩的惶惑，並指出我視而未見的區塊、觸發我更多元的思考，讓我看到更豐饒富足的原住民文學。

論文寫作的路上若沒有朋友相伴將是多麼孤寂而可怕的事！感謝一路上一同討論、一同焦慮、一同面對挑戰的朋友，他們是政大國文教學碩士班的同學：麗敏、瑞真、玉琳、采榆、文心和婉君；還有鶯歌高職同樣水深火熱過的同事：淑芬、桂芳、秀梅、美華、素如等的分享與切磋。這算來不少的精神贊助，是論文遇到瓶頸時的最佳解憂劑；當論文的陣痛成爲過去式，我相信會有一段共同的記憶被留下來，溫暖而堅定。

最後我要感謝與我朝夕相處的外子，總是用他一貫的愛與樂天包容我的情緒，並常常用實質的玩樂來激勵我寫作的動力。在論文進行了三分之二時，他更帶回一隻流浪狗：黑豆ㄤ哩，陪伴我孤軍奮戰的漫漫歲月。在寒冷的冬夜裡熬夜寫論文，腳下有一團溫暖；煩悶而不知所措時，只要陪牠玩十分鐘，陰霾一掃而空。我原以爲是這隻狗夠幸運才能遇到我們，實則真正幸運的是能遇見牠的我們。

回顧整個論文寫作的過程，其實是一連串拋棄成見與開放心眼的自我成長。閱讀只是途徑之一，諸多師友對我的提點才是茅塞頓開的關鍵。點名式的感謝，代表的是必然的遺漏，對於未能一一致謝的人們，在此一併奉上最誠摯的謝意。